

熙朝名臣實錄

熙朝名臣實錄卷十三

秣陵 焦 六 輯

靖遠侯王忠毅公

事

長陳 裕陵

獻陵 景陵

景陵

功在機

王驥字尚德，東鹿人。三十餘成進士。驥爲人，長身偉幹，多力，便騎射，剛毅有膽。既入仕，通法律，尤曉暢戎略。以選授兵科給事中，永樂間，上神聖，羣臣奉職不贍，而給事中職不專，劾駁論建，驥嘗奉命填山西，兼飭邊備，奏獨鹽池逋課二十餘萬緡，其人德之，尋遷其省按察副使，益以持憲有聲，超爲順天府尹，事治，遷兵部右侍郎，前後滿九載，進尚書。當是時，南北多邊警，羽檄旁午，兵部最爲要重。

張本材而燕稍以刻稱許。廓僅僅循職而驥代之。始振刷有風望。時西虜阿台朶兒只伯數侵盜甘涼諸邊。戍殺掠吏人左右副總兵都督任禮蔣貴等。勢敵不相下。狐疑莫發。於是驥輟部務行邊。制詔一切便宜行事。是時都指揮使安敬爲偏將。驥而怯。都督蔣貴都御史曹翼追虜至魚海子。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曹翼言狀。上密勅驥責貴死狀。而修敬軍中以殉。驥故秘之。而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揖敬下曰。汝奈河逗撓誤大計。命斬敬。而謂貴曰。公亦當死。且責狀以報。於是諸將士股栗莫敢仰視。驥乃請分兵盡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寧

夏屬都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抵板井屬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抵永昌北抵懸脂堡西抵深溝壘屬任禮自肅州東接深溝稍東北抵鎮夷西抵嘉峪北抵天倉屬蔣貴約以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則併力拒敵軍勢遂大振尋下詔任禮爲平羌將軍蔣貴趙安副之而驥特爲監督討阿台朶兒只伯諸進止悉取驥驍謀虜營狼山等處乃選精騎授蔣貴使爲前鋒而自與任禮等以大軍繼之且與貴約曰勉旃不能成功毋相見也貴感奮直前搏虜敗之虜渡黃河遁去貴等追敗之於石城虜食盡竄兀魯乃地北依阿台貴復以精騎二千五

百出鎮夷、間道兼行三日、夜及而大敗之、得其左丞脫羅
及裨校百人、斬首三百餘、獲金銀璽印各一、駝馬兵甲以
千計、朶兒只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賜死、而任禮兵亦至
梧桐林、得樞密同知僉院十五人、明日至亦集乃地、得僞
萬戶二人、以爲鄉導、窮追五百餘里、至黑泉而還、招其平
章阿的平、并部落數十帳降、右軍趙安等出昌寧、至刀力
溝、得右丞達魯花赤三十人、駝馬兵甲稱是、捷聞、貴禮皆
進封伯爵、而驥兼大理寺卿、兼食其俸、尋詔還理部事、从
之、麓川宣慰思任發叛、雲南總兵沐晟與弟昂討之、數不
利、晟至以憂死、而刑部右侍郎何文淵授舜舞干羽、格有

苗事請使使撫諭驥與太師英國公輔等議以天下全盛而示弱於舊屬小夷非策時中貴人王振方柄國喜功名遂絀文淵說而命定西伯蔣貴爲平蠻將軍驥總督軍務率副將軍李安劉聚等大發兩都諸鎮漢土兵合十五萬討之瀕行賜驥貴黃金堯年細鎧蟒繡緋衣宋弓矢驥馳傳至雲南而貴等兵集會賊酋刀令道等以衆三萬象八十抵大墩州欲略景東諸處叅軍兵部郎中侯璉等微破之驥乃奏上方略請遣叅將冉保等由東路直取孟定會木邦車里夷兵而大軍由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從之冬十月驥等抵金齒其別酋陶孟刀門捧以鎮

康降、遣冉保等率輕兵五千受之、因其衆破昔刺寨、進攻孟通、而驥等以兵二萬、水陸攻上江、敗其伏兵、遂進圍上江寨、副總兵劉聚、參將官聚兵亦至、因風焚其排柵、遂大破之、殺其將刁放、爨刁招、漢父子、虜刁門項、斬馘五萬餘級、上江平、遂由夾象石渡卜江、通高黎貢山道、移駐騰衝、留兵守之、取道南甸、至羅下思莊、遣指揮江洪等八千人爲哨、抵木籠山、而思任發令陶孟、靠者軍心等、以二萬餘衆、乘高據險、爲七官相救、驥貴遣劉聚、官聚分左右翼、緣嶺攻之、不下、自率中軍進、夾擊之、遂破殺靠者軍心等、乘勝進、憂賴隴把、至馬安山、麓川大震、尋敗其象陣於泥溝。

箐復敗其象陣於永毛摩泥寨，遂拔之，而別將冉保合木
邦兵降其夷衆十二寨，車里兵亦降其孟連長官司，破烏
木弄曼邦等寨，斬首虜二千餘級，驥等遂進圍麓川，縱火
焚其門，并庫藏廬舍皆盡，俘斬及溺者數萬人，思任發夜
携其二子走孟養，以大捷聞，仍請留所部兵，昇都指揮胡
誌九人分守金齒蒙化等處，而是時維摩州賊韋郎羅稱
廣新王以叛，詔驥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乃
遣偏師壓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皆潰，韋郎羅走安
南，傳檄捕之，安南王懼，斬其首，并妻子來獻，廣南富州土
守交惡十餘年不解，驥諭之，立釋構，命師旋。上遣戶部

右侍郎王質齋羊酒迎勞數百里外，既入見，慰勞有加，特封驥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靖遠伯，歲食祿千二百石，追封及三代子孫，世世承襲，賜誥券，貂蟬冠，朝服，玉帶，白金百兩，綵幣十表裏，鈔萬貫，而貴進封定西侯，賞亦如之。劉聚等陞賞皆過望，士卒賜予加等，府庫爲竭，而驥以侯伯奉朝請，不預兵部政矣。蔣貴果勇善戰，雖至大將，猶摧鋒陷堅，驥前後皆賴之成大功，而不知貴實賴驥始能奮發，得自見也。是時思任發尚在竄，其子思機發復率其餘衆往來窺伺，乃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率都督同知冉保、都督僉事毛福壽以兵往圖之，賜金牌信符，便

宜行事。驥至，思任發復走緬甸，索之不獲。而思機發衆漸盛，不能制，乃奏請益兵。詔復遣定西侯貴以兵五萬會討。然緬甸卒不肯送思任發，以思機發致讐爲解。驥等無如之何，乃縱兵擣思機發寨，獲其妻子家屬及從賊百餘。戰象十一，驥等還京師，加祿定西侯歲五百，驥三百石。其白金鈔幣如初，而保毛福壽等陞賞亦次之。人頗以驥老，師亡見怨，而中貴人振內主弗恤也。定西侯亦病死。亡何，西延陝西寧夏甘涼等處所至申飭邊隘，練士卒，虜不敢犯。久之，召還。會思機發竄之孟養，孟養與相比，匿不肯捕送。於是驥復總督軍務，偕平蠻將軍官聚討之。師抵金

沙江賊立柵西岸，驥作浮梁以渡。一鼓破之，復連拔其三柵，斬獲萬計。然竟不能獲孟養酋，與思機發、驥威名故甚盛。至是，凡三率師南矣。召還京，停獎勞勅，改驥領平蠻將軍，討貴州苗，獲其稱剗平王蟲，富者檻送京師，僇之。加歲祿百石，土木之難，群臣廷劾中貴人振不道，株及驥。景帝初，召爲總督南京機務，位寧遠伯，任禮上。南京素習，始戎陣廢弛，驥至，一切以所御軍法教之，爲一新。而大司馬譏弗重也。因事解其任，奉朝請。上雖以罷驥，而內猶嚴之。時禁私役鬪人，俱令籍入宮。唯黔國公寧陽侯得留四人，驥獨留六人。驥老，且八十，食肉躍馬，多從女伎，供張奉。

御如王公而會武清侯石亨等奉 太上皇於南宮而驥
與焉復領兵部事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階
爲光祿餘如故數月復請老又三歲乃卒年八十三贈靖
遠侯諡忠毅子瑞嗣至今不絕一孫添尚長公主拜駙馬
都尉。

李贄曰。弇州謂靖遠材而欲武略則優噫。安得有。大將之
才如驥。又得無欲如弇州言者而用之。使之爲我禦。虜。征
蠻。以封侯乎。然既無欲矣。則雖封侯亦其所不欲者。吾又
安能使之捨棄性命以爲我征蠻禦虜。而與其所不欲之
侯封也。其言謬矣。然其曰。靖遠差寬。不然。以麓川三大役。

塗炭幾天下半而卒以長世此則稍有識見非復彼時訓
導諸人䟽語夫國家用人唯用其才今乃使有才者不得
用卒自_此於中貴人有援力者以自見其爲宰相冢宰本
兵吾謂其慚汗滿面愧死無地矣乃反以有欲病人何哉
又何取於居要路者爲也我朝文臣世爵今唯靖遠猶存
故弇州獨以爲仁德之報不信彼讒妬之口云然王越楊
善爵安可以不復祿又安可以不世也世王越楊善之爵
祿則人才自然思奮又何必以臨時乏才爲恨邪

典濟侯楊忠敏公

事

長陵 裕陵

獻陵 景帝

景陵

楊善字思敬順天大興人少補諸生不甚通經術而性沈

敏能爲人笑事時年甫十七。文皇起義兵，已知善名，署
典儀，所引禮舍人，從事睥睨間。文皇卽位之明年，召補
鴻臚寺序班。二年，改鳴贊。又四年，進司賓署丞，選侍昭
皇帝於青宮。又八年，進右寺丞。又六年，進爲卿，善偉丰儀，
工舉止，音吐如洪鐘，每朝謁，引進奏時，上目屬之，善亦
重文翰，與學士楊士奇、楊榮善，旣家都城，以積著起貲，治
居第郭外，有園亭花木之屬，諸公休沐，有所宴賞，則視善
家若歸。又時時饋遺名果餌，不絕。以是大得公卿間聲，而
中貴人亦多好之者。卿之十二年，滿考，進禮部左侍郎。明
年，從北征，至土木，師潰，間行達京師，時已六十五矣，足胠

不爲倦。虜犯京師，以善曉暢軍事，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使佐于謙營九門外郭，以與虜角，數有功。進右都御史，自侍郎至右都御史，皆領鴻臚寺事。是時，太上皇帝在漠北，元旦故事，自朝正出，卽相率於朝房投謁稱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太上皇帝何所，而我曹稱賀邪！衆爲止。時所遣使漠北者，王復、王榮、李實等，皆以庶僚假卿佐往，皆不得其要領。李實得一見，太上頗倨，而其辭慙。虜始挾，太上請賂，不甚警，欲奉之還，而朝意更緩。至是以虜酋責王復等，非大臣，故遣善再往。然絕不爲奉迎計，亦不下善一錢。善乃悉其貲，不足則貸之。中貴人悉益市綺繡。

師比阿錫女紅線卸之類既至也先所使館伴者來與飲帳中。詫善曰：土木之後爲何？六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太上幸故里。初不爲戰備。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拔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砲火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入馬腹。透七機。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椎三尺。所值蹄立穿。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猴而皆已矣。置之無用矣。問何言無用？曰：和議成則歡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因賂之。其人悉以語也。先次日善入謁。又大賂也。先也先喜坐定。善乃前貴之曰：太上皇帝朝太師所使使必三千。

人歲必再，卽穉子亡弗賚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太師乃
節、節、俱、妙、卽、獲、獲、獲、出、何、以、加、之、
背盟好而見攻，何也？也先曰：然則奈何？削我馬價，又予我
帛，時有剪裂，幅不足者，善曰：非敢削馬價也，太師之馬歲
益增，價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
比前孰多也？先曰：者者，胡語是也。善復曰：帛有一二剪裂，
幅不足者，諸通事爲之也。事露而誅矣。卽太師所使進馬
有劣弱，而貂皮敝，豈太師意邪？也先又曰：者者，善因復進
曰：太師之攻我兩矣，所磔殺剝剔以數十萬計，而太師之
部曲寧無有血吾刃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夫是以數
有雷警，今者能奉。太上歸我和好不絕，器幣溢於穹廡。

而黎庶被此俱逸不亦快乎也先益喜曰者者因謂善歸而太上皇帝有重寶來購乎善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太上皇天下後世謂太師貪重寶也歸我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天下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貪黷令名奕奕何況我之德太師無已而重寶以漸繼也也先大悅曰者者遂以善見太上皇善再拜進醪糒問萬壽侍立不敢坐也先數日太上皇太上皇謂善太師與汝坐則坐善頓首辭曰君臣之禮雖草野寧敢廢哉也先嚙指顧其下曰咄咄汝曹中國禮乃若此遂以輕騎奉太上皇與善歸歸而上以非初遣旨薄其賞僅還左都御史仍頗寺事

而大司馬謙心許之時。太上皇在南宮元旦朝正出復
且修投調善復泫然曰。太上皇不受賀何我曹乃相賀
也。識者益稱之善。始善中貴人振。後善中貴人吉祥等而
與石亨比會。景帝病善知亨吉祥有迎。太上皇謀遂
與之合而發南宮錮。太上皇卽位論善功封奉天翊衛
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典濟伯。尋加號守正
改文臣歲祿一千二百石。子誥券。世世承襲。改領左軍都
督府。尋加禮部尚書兼領部事。有四子。一爲勳衛。一爲指
揮僉事。一爲于戶。一爲鎮撫。而從子及養子官錦衣者復
四人。旬日之間恩賜赫奕。所陳請無不允。又嘗陰薦李賢

入內閣而定襄伯郭登亟疏善使守之請位之三公於是
亨吉祥忌之稍稍間於上漸踈縝而四年善亦卒年七
十五贈典濟侯諡忠敏子宗自勲衛襲四歲例奪爵爲金
吾衛指揮使孫增尚公主授駙馬都尉

李贄曰唯景泰絕無迎太上皇之意是以太上
皇自不待迎而後至豈景泰君臣當時真能寓有意於
無意之中而若是吊詭與則南宮不錮太子不廢門不
假奪矣惜哉終始一無意思之人耳乃也先反因之以
好來歸以戕害我兄弟君臣是真爲有意而送之來歸
也非柔揚善之能也也先爲巧而我爲拙也先爲主而

我爲賓不亦太不如人矣乎雖然事勢至此社稷爲重君爲輕身又爲輕焉者也于忠肅之功千載不可誣也故論社稷功則于謙爲首論歸太上皇功則楊善爲最然則楊善其真有意之人哉故能以無意得之

涑國孫武敏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景帝

茂陵

功
檢
反

孫鏜康勝州人也永樂二十年嗣父指揮同知從出塞征胡功再陞都指揮僉事正統十四年克左叅將捕處州賊功陞督府僉事戰也先都城先登有功天順元年以奪門功封懷寧伯明年與世秀五年克陝西總兵與兵部尚書馬昂出禦虜期七月二日出師先一日夜初指揮馬亮走

告鐘曹欽反謀先殺鐘及昂奪其軍攻皇城鐘披衣起急
草奏呼長安左門關人曰與爾奏疾造上前告急變稽
遲軍法且斬又走右門亦如之內廷始得集兵縛吉祥鐘
微服至太平侯張瑾家議討賊賊已呼噪四出劫殺文武
大臣上出密帖隙中令百戶楊能至瑾家問鐘云何能
報鐘誓殺此賊上喜手勅鐘父子爲朕用心滅賊賊攻
長安右門不得入走攻左門又不得入欽兄弟率胡兵直
趨東安門發火力攻上又勅鐘賊犯關急鐘等努力殺
賊俄又勅鐘昂盡統各營兵殺賊鐘子輔子軌追賊至
東市大戰軌奮刀入陣砍欽兩臂傷賊并力圍軌攢鎗殺

軌鐘急調神砲，與諸營兵夾攻，欽傷遁歸家，投井中，并其黨盡擒，伏誅。進封侯，食祿千三百石。與世券，成化七年卒。贈涑國公，諡武敏。同時石亨者，最用事。

石亨，渭南人，方面豐臍，美髯及膝，從姪彪，體貌雄偉，髯亦過臍。亨嘗與彪貰酒，相工遇而大奇之，曰：「今當平世，奈何二人有封侯相？」亨本軍官，嗣伯父爲寬，河衛指揮僉事，英果壯毅，善騎射，有膽略，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刃當先，輒立奇功。累陞都指揮使，彪亦驍勇，能挽強弓，善揮斧。始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同衛鎮撫。正統十二年，亨遷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叅將，守萬全路。彪亦陞至指揮使，從亨

恭謀十四年八月，王師敗績，亨與總兵官楊洪等並械繫錦衣衛獄。十月，虜酋也先犯京城，有言亨勇者，于謙薦亨出獄，令立功贖罪。亨統兵出安定門，卽與虜遇，挺刃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十人。彪又持斧率親兵從之，諸軍懼呼踴躍，聲震天地。虜却而西，亨等追戰城西，虜復却而南。亨令彪率精兵千人誘虜南，至彰義門，虜見彪軍少，逼之。亨率衆乘之，虜大潰，南奔。亨日夜追虜，三日至清風店北，虜將出紫荊，倒馬關，懼我躡其後，亨遣諜者紿虜，亨且未至陣中，將者假亨名耳。虜信之，來攻我軍。亨率彪與精銳數十騎奮擊，大呼直貫虜陣，刀斧齊下，殺虜數百人。虜始

知亭在亂相蹂踐，亭悉衆乘之，虜盡棄所掠羊馬財物，餌我得遁去。亭既敗虜，威名益震，虜自是不敢復踰塞深入。輒請和，見邊人輒呼石爺爺，論功亭第一，封武清伯，尋進封侯。兼太子太師，總京營，彪陞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叅將。諸子姪濶溟濬仁，並陞千戶鎮撫。彪爲叅將，虜畏之，稱石王。于少保請勅亭巡邊，至大同召還，爲團營總兵。于少保忠義清直，不避強禦。景帝倚任之，亭恃功驕橫。于少保又時時裁抑亭，亭畏于少保不敢動，然積恨于心。天順元年正月，景帝不豫，是月壬午四更，亭與都督張軌、都御史徐有貞、內官曹吉祥等定謀奉，上皇復辟，爲飛語。

謂于少保及王文矯取金牌符逆襲世子矣請殺于少保上意未決亨有貞力言不殺謙今日事無名上不
得已殺謙及文陳循商輅尚書江淵俞士悅等戍邊歸田
廢景恭皇帝爲郕王亨以奪門功第一進封忠國公歲
祿三千石與世芬有貞封武功伯入內閣彪封定遠伯爲
大同副總兵諸從弟子姪及諸婿子孫皆以奪門功得官
錦衣都指揮指揮者三十二人千戶鎮撫者二十一人其
諸竄名奪門冒官者四千餘人亨矜功恃寵日與吉祥出
入禁廷在上左右弄權進退文武大臣盡革邊鎮撫奪民
閒婦女田廬財物無算彪亦益驕橫凌鎮守文武大臣御

史楊瑄等聯章劾亨。亨疑有貞。李賢等嗾言官見。上泣
訴強。上下賢有貞。并都御史御史耿九疇瑄等于獄。會
天大變異。賢得釋。有貞九疇竟逐去。諸御史謫戍。調除有
差。及賢再入閣。亨亦有力。亨益于朝政。乞請無忌。上亦
厭之。左右怒亨者。伺隙數言亨短。一日。上登翔鳳樓。見
亨新第極偉麗。顧問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曰。此何人
居。永謝不知。瑾曰。此必王府。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
王府。誰敢僭如此。上不應。上又諭賢曰。總兵官豈可
無故輒入內廷。令左順門閤者。非宜召。不得輒入。總兵又
以軍官貪暴。復設巡撫。亨慚憤。必欲上復革之。上不

許會兵部尚書陳汝言奸賊得罪。上嘆息曰：好箇于謙。

亨亦不自安。上嘗與賢論及奪門功，賢曰：迎駕可奪門。

不可。且內府門豈可奪？奪字尤非順，不可示後世。臣愚謂

廊王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前快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攘？

誰叨陞賞？誰復敢招權納賂？上曰：善。由是益薄亨。亨

生子男，未滿月。上見亨喜，令其負兒見朕。上見兒，又

喜。摩其頂曰：虎兒也。往善撫之。朕行與卿結姻，亨不喻，輒

對不敢不敢。臣兒無福。上笑而頷之。命左右取金鎖繫

兒項，賜封鎖定侯。亨頓首謝，負出。彪在大同肆貪暴，誣劾

都御史年富，逮至京。上疑問賢，賢乞遣官卽訊，果不實。彪

又數侮其總兵。總兵因彪嘗奏城威寧海子，遂爲流言，誣彪有異志。上固疑彪，欲召彪還。大同人又乞彪爲總兵。上遂大怒。或又曰：彪結死黨，必欲留據大同，爲亨外援。

上亦疑出亨意，尋進彪侯，召還京侍衛。亨覺，上疑令人

促彪疾馳入京。彪既至，會北虜入貢，見彪於朝，羅拜稱石

王。上聞益疑不可解。天順四年二月，上密詔御史按

劾，卽日縛彪棄市。籍其家，亨遺繫錦衣獄死。亨既死，法司

請瘞亨尸。上念亨功，欲從之。問賢，賢請盡法斬首。上

不肯竟瘞亨。都御史寇深等素惡亨，論彪大逆，收亨家籍

其財產。亨從孫進士俊亦被收死。獨亨從姪錦衣都指揮

使溟得戍郴州。少子潛鎮定侯者，幼未收。溟在郴累功，陞指揮。潛至正德末，尚游食京師。亨，縣人。孫弘，初以舉人歷肥鄉、洛陽令，歷陞太僕寺丞、少卿，以迎駕功，陞工部右侍郎。亨再薦弘爲尚書。上陞吏部左侍郎，曰：「再陞當爲尚書。」亨曰：「卽尚書何不可？何再陞耐煩邪？」亨粗豪，直爽，軒豁無機巧，嘗薦馬昂爲兵部尚書，又力薦賢有貞入內閣。已逐，有貞留賢，亨權日重，威名震主，不知謙損，竟及於難。五年七月朔，吉祥及其姪昭武伯欽反，皆伏誅。

李卓吾曰：使石亨早沒於未奪門之前，豈不足稱武烈名臣哉！馬昂之本兵，有貞、李賢之內閣，皆亨所薦也。

定襄侯郭忠武公

事

長陵

蘇陵

京陵

裕陵

景帝

郭登字元登武定侯英諸孫也年七歲讀書過目輒成誦

十歲能文詞永樂二十二年克勲衛正統七年從王驥征

麓川有功九年從沐斌征騰衝有功歷陞署都指揮僉事

十四年七月虜入塞急進都督僉事副劉安守大同會

上親征成國公朱勇西寧侯宋瑛武靖伯朱冕全軍覆沒

倉卒議班師公告學士張弼張益駕入宜從紫荊關乃忽

東折向居庸纜四十里虜至上北狩當是時大同堡塢

蕭條城門晝閉人心危疑公慷慨自奮修城繕兵拊循上

卒弔死問傷衰創傳藥衆皆感戢是年八月虜奉 上皇

至城下，索金幣，約賂至歸。駕公閉門不納。上皇曰：朕與登有姻，何外朕若此？公遣人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劉安孫祥霍瑄出見獻。上皇念瑄尤効力，及約賂往虜，笑不應，竟擁駕去。十月，虜以和爲名，犯京師。公欲率所部兵，并糾集忠義，從鴈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大略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爲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關庭使賊腹背受敵，首尾不掇。奏至，賊已退。優詔褒答，再上疏言虜人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復生，再侵京關。事雖未信，情亦可疑。十二月，虜復欲犯京師。公以京兵新選。

不可輕發。又疏曰：今日之計，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鬪勇。其涿水、易州、真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清野。京兵分據犄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歷陞右都督。景泰元年正月，賊入境，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二鼓，東西沙窩賊營自朔州掠回。公召將士問計，或言我寡，莫若全軍而返。公曰：我軍去城百里，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難以自全。卽按劍起曰：敵言退者，斬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公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公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虜首二百餘，奪還人馬器。

械萬計進封定襄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是役也公以
八百騎破虜數千爲一時戰功第一閏正月公獲虜謀二
人械至京皆也先所親信鞠之云喜寧與也先謀遣人至
京覘兵衆寡大明皇帝立未立期今年五月名送上
皇奪京城誘也先入寇皆喜寧及小田兒也先戰大同把
八平章死戰北京卯那孩平章及其弟孛羅死人馬約九
萬戰死疫死不下萬餘老營駐九龍口其精銳在斷頭山
又言虜甚怕我大砲神鏡短鎗公憤邊事未戢弊政猶存
思得公庶有爲者相與共事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
驕逸在官旣無庶耻之心蒞政唯肆貪淫之志釀成汚濁

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豫料。儻或淪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束手無策。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虜旣退。欲大典屯田。苦民力困乏。牛種俱無。既乞官爲措置。四年秋病。召還京。公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及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公智勇兼備。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一年百戰。未嘗挫衄。以已意設爲攪地龍飛。天網鑿深。斬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當是時。巡撫年富知公天順元年。奪爵爲都督。

僉事南京是秋謫戍甘肅未幾召還克圍營總兵八年卒
贈侯諡忠武公無子以兄尚寶丞斌之子嵩請于朝爲後
得嗣伯減祿五百石十四年卒子恭乞嗣不許授世指揮
使

懷遠伯山襄毅公

事

長陵

景陵

聖
功

山雲初以指揮同都御史王彰修邊自居庸至山海著勞
績從長陵出塞力戰功陞都督僉事宣德初廷臣薦公
兼勇有謀克征蠻將軍代頤與祖鎮廣西廣西溪峒徑僮
叛服不常歲殺掠吏民萬計公至鎮嚴號令公賞罰每與
賊戰臨機應變身先士卒三年降南安廣源蠻四年討柳

澤賊斬首二千四百顆五年斬平樂蠻四百級討慶遠諸
蠻斬首七千四自自是蠻夷畏服嶺南無警七年進都督
同知公沈毅不洩蔗正自持馭諸土官專厲威嚴刻期征
調無敢先後帥府有鄭牢者老隸也頗直敢言公呼牢曰
問曰世謂爲將者不忌貪廣西饒珍貨我亦可貪否牢曰
白袍黥墨終不可滿公笑曰人言土夷饋送苟不納彼疑
且忿奈何牢曰居官躡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乃畏蠻
子邪公舉手禮牢曰教我教我正統元年貴州按察使應
履平劾公作威福公自陳上不問卒贈懷遠伯謚襄毅

平江侯陳恭襄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功

公名瑄字彥純合肥人父闢開國功歷陞成都右衛指揮同知公嗣父謫戍遼陽公請代原戍從征卜木瓦寨冒險先登敗賊復從征餘寇賈哈刺一日十三戰明日又七戰擒賈哈刺陞四川行都司同知進督府僉事建文時召防江靖難兵至江上具舟迎降封平江伯食祿千石世指揮使永樂初北京遠東軍儲不足克總兵都督宣信爲副帥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請建百萬倉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舟經海島下令交市人不敢譁兩便之會有倭劫沙門島公以漕舟追至朝鮮境盡焚其舟殺溺死者甚衆三率舟師備倭闔海海溢江北岸崩公起堤自

海門歷通泰北至鹽城凡八百里又後人二十萬起高丘
嘉定爲海運表識名寶山上爲文樹碑山上旣開會通
河罷海運公建議造淺艤二千艘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
五百萬石甌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人鳴陳口達淮就管
家湖築堤亘十里以便引舟後儀真瓜洲通潮鑿呂梁百
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堤堤內
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徐臨
、嘉、時、其、是、特、報、
清德州皆建倉便轉輸河淺處輒膠舟濱河置倉五百六
十八所舍置淺夫俾導舟可行處綠河隄鑿井樹木使人
行 獻陵初下詔求言陳七事其一言江南轉漕軍民並

困。上覽之，感然。令有司議所以寬恤者，仍勅獎公與世伯券。景陵時鎮守淮安，兼督漕運，漕政益修，卒贈侯。諡恭襄。公間爽英毅，弘度偉略，稠人廣會，談論亹亹，公餘披閱載籍，考知往古成敗治亂之故，喜近逢掖士，時相講議，能推利濟人，所謂海運者，本虞夏時沿江入海貢道，自劉家港開洋，經黑水、綠水、白蓬頭水諸大洋，又有伏礁洄，以故糧多漂，至歲數萬石，挽卒往往溺死。自宋公開會通河，罷海運，瑄又治邢溝，通江淮，於是漕大利便，并罷中濤之運，漕渠在江淮間者，公功爲大。在齊魯間者，宋公爲多。公又祠清江浦，漕渠旁，往往有公祠。至正德中始祀宋。

公濟寧分水河上宣德十年公子佐嗣卒子濛正統二年
嗣十三年統兵討福建叛寇有功明年滅鄧茂七進流侯
加祿百石景泰中兩鎮臨清卒贈黔國公諡莊敏子銳天
順八年嗣出鎮兩廣勦蠻賊奪還俘掠萬人召總漕運十
二年建白百餘疏修治渠有功加祿二百石歷進太傅卒
子熊弘治十六年嗣正德三年總漕運劉瑾橫索熊金錢
不得坐多買田宅侵民利謫戍海南衛奪誥券瑾誅復爵
卒正德七年子直優給卒無子熊姪圭嘉靖元年嗣

武功伯徐公

事 景陵 景帝 裕陵

功名有貞字元武初名理字元王具人宣德八年進士庶

吉士投編修陸侍講已三之變有薦公才者召問計。泣曰。驗之星象稽之曆數。天命已去。請幸南京避虜。于謙力言。

札道

不可遂止。景帝卽位。勅十五人守要害。屯兵爲京師援。公權監察御史。守彰德。景泰四年秋。公爲諭德兼侍講。是冬。河決張秋。石璞治之。久無功。集議文淵閣。推公擢僉都御史。治河。公自北東徂南西。踰濟汶。沿衛及沁。循河道。漢范寃源流。度地行水。上疏曰。臣聞平水土。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蓋河自雍而豫。出險之夷。水勢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益踈。水益肆。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潰渠。

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由。阻。然。欲。墾。墾。則。潰。者。益。潰。
淤。者。益。淤。今。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決。決。止。乃。濟。淤。多。
爲。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
公。往。來。展。布。經。營。作。治。水。閘。疏。水。渠。渠。起。張。秋。金。隄。西。南。
行。九。里。至。濮。陽。濼。又。九。里。至。博。陵。陂。又。六。里。至。壽。張。沙。河。
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於。白。嶺。澗。又。二。里。至。
李。峯。由。李。峯。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滸。
潭。乃。踰。范。既。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公。
曰。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平。其。水。
勢。既。成。渠。名。廣。濟。閘。名。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

流之旁出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濟漕渠，阿西、鄆東、曹南、鄆北，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爲田百數十萬頃。公又參綜古法，就長擇善，加神用焉。爰作大堰，其上櫜以水門，下捍以長隄。堰崇三十有六尺，厚什之，長百之，門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梁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鑣以鐵，蓋合土木火金以平水性。又導汶泗之源，出諸山，滙澶濮之流，納諸澤。又濟漕渠，由沙灣北至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閘於東昌龍灣、魏灣，凡八爲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洩，皆通古。

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節且宜，用平水道。初議者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又欲出京軍，疏河。公因奏獨瀕河民馬牧庸役，專力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工部請如公言，以是得成功。是役也，聚而問役者，四萬五千人，分而常役者，萬三千人，用木大小十萬，竹倍之，鐵斤十有二萬，錠三千，組八百，釜二千八百，麻百萬斤，荆倍之。粟秸又倍之，而用石若土不可筭。然用糧於官，僅五萬石，爲日五百五十有五。君曰：元武之才，徵於是役也。白渠漑而不漕，鄭渠漕而不貢，工皆累年，費萬萬計。瓠子不漑，不漕，又不以貢，久役勞人，至勤萬乘，獻璧馬，額神，視張秋。

輕重難易何如也。七年陞副都御史還朝。公負文武材。臨事敢爲。有經略。乃與石亨善。竟以奪門功。陞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封武功伯。食祿千一百石。世指揮使。入內閣。時內閣諸臣。盡得罪死。徙落籍去。公得爲首相。欲立功名。自異。稍與石總兵相左。李賢旁助公。凡用人行政。稍持正。左右已不能堪。內臣曹吉祥。亦以奪門功。與國政不通文墨。恐事歸己。慮方贊上。事須經內閣。意籠絡內閣使附已也。已而吉祥薦用私人。內閣輒相阻。吉祥固不悅。天順元年。御史楊瑄劾曹石。提出公意。乞逮御史。初曹石爭寵利。不相能。至是遂合。牽上。衣哭訴曰。內閣專權。欲除奴

輩伏地哭不已。又言奪門時出萬死立功。今爲內閣所陷。遂下楊御史及都御史耿九疇。公及賢詔獄。卽日雷電交作。大風拔木。承天門火。二凶家大木皆折。冰雹尤甚。上遂釋賢。謫公廣東叅政。行至德州。會有投匿名書斥朝政者。曹石以爲出公。復逮詔獄。拷治無驗。命取公誥券示三法司。刑部侍郎劉廣衡等遂劾公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水。希蹤神禹。敢以定策。冒貪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禮。論斬。會災變。得宥。編置金齒。四年冬。上坐文華殿。諭賢王翺曰。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爲石亨張軌所陷。可釋歸田。始得還鄉。卒於家。

穎國楊武襄公

事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洪，六合人。祖政立功世漢中，百戶公嗣。官調開平，機變敏捷，善用計，出奇兵，擣虛，或夜劫營，累功陞都指揮。正統元年，內臣韓政阮鷺疏公短。上詰二內官曰：「此必小人左右汝。」上又每舉公功，勵諸將公益自奮。公守邊屯

○聖明

管專川鐵蒺藜，尋以都督守獨石，敗虜宣府大石門，寶昌州捕虜阿台打刺花，斬首功二百。正統十三年，封昌平伯。食祿千石，克總兵鎮宣府。虜畏公，呼楊王。十四年，虜入敗我土木。上皇道宣府，北狩去。公開城門，逮繫詔獄。是年十月，虜犯京師，出公獄中，與孫鏜、范廣等率兵一萬擊虜。

涿州紫荆等處遂至固安大捷捕虜阿歸等四十八人斬首功四百八十邀還俘掠人萬計馬牛羊弓刀數萬虜去進侯景泰二年賜世券還鎮宣府卒贈穎國公諡武襄公紀律嚴明將士用命敬慎自將不敢專殺宣德正統景泰間稱名將諸大臣皆重公威略每左右公初指揮杜衡誣公尚書魏原卽訊雪公貶衡廣西部卒孚友全誣奏公

上付公自治公以故感激也先之難奮不顧身轉戰千里一時諸將公功爲最公子傑嗣侯言臣家一侯三都督諸蒼頭得官旗者十六人乞停蒼頭職役許之未幾卒傑庶兄後嗣侯俊先以擒叛者喜寧功陞都督

太傅威寧伯王襄敏公

事

景帝 景陵

裕陵

王越字世昌大名之濟人博涉書史爲詩歌文章援筆立就而藻思溢發爲人多力善騎射好談說經濟大略脾脫顧盼有天下志二十六舉進士方對策大廷忽有旋風起攝其策雲表已而不見皆怪異之及秋而朝鮮貢使附越策來而曰其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進士卷也敢以聞景帝閱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窻於是繇進士選人得監察御史英宗復辟日視朝覩越進止奏對數目屬之時寇深長都察院東濕僚吏亡可當者而越於臺事精所建畫必出深意表以故愛異之又之擢

山東按察使名聲愈藉藉尋大同有虜警當置巡撫上
喟然曰安得如韓雍者而任之時雍已撫宣府吏部乃請
徵越召見便殿越故偉服而短其袂上熟視良久曰非

故快御史耶可使弁而將也遂擢右副都御史以行會虜
稍徙去越乃飭兵政繕器甲簡士伍修堡寨爲經久計尋
以病告召還京病良已明年協理院事久之以總督視師
延綏輕騎襲破虜於崖窰川俘四十餘人鹵首加百遷左
副都御史又破之於黃草梁俘五人鹵首百二十進右都
御史前是文臣視師者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
至越而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爲腹心將而與虜地

戰矣。然尚不敢與虜軍鋒角。惟以間諜探虜累重所聚而劫之。或剪其零騎。用是徭數。成名越再設伏。微虜破之。俘斬百餘。獲馬牛羊器仗。稱是越復謀。知虜滿都魯李羅亂。加思蘭三酋自河套渡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於紅塩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爲十伏以相救。而身與寧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擒斬三百五十五級。獲其女穉駝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焚其廬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剽至韋州。頗有所獲。而遇諸鎮兵。邀敗之。斬首虜一百四十九。奪所鹵男婦二千。馬騾牛羊十三萬。甲仗千六百餘。賊旣以

失。利。矣。歸。而。廬。帳。妻。子。畜。產。皆。蕩。盡。乃。相。顧。慟。哭。遠。徙。不。敢。復。居。河。套。故。地。捷。聞。再。賜。璽。書。褒。論。俄。召。還。京。論。功。加。太子。少。保。食。從。一。品。俸。同。李。賓。掌。都。察。院。事。兼。提。督。十二。營。兵。馬。又。一。歲。而。兵。部。尚。書。缺。越。意。必。見。屬。而。余。子。俊。自。外。鎮。得。之。忽。忽。不。樂。乞。歸。不。允。乃。上。疏。陳。紅。塩。池。之。戰。謀。皆。自。臣。出。爲。故。尚。書。白。圭。所。抑。沮。錄。功。在。諸。將。後。而。部。曲。亦。有。未。陞。賞。者。下。兵。部。余。子。俊。爲。請。進。兼。兵。部。尚。書。明。年。復。加。太。子。太。保。時。上。所。寵。信。中。貴。人。汪。直。方。領。西。廠。得。訥。察。中。外。事。威。福。傾。一。時。而。年。少。好。言。兵。越。亦。與。之。好。直。欲。誅。建。州。夷。以。爲。功。而。遼。東。都。御。史。陳。鉞。賄。之。重。且。始。謀。

以故直用保寧侯朱永總兵東討身監其軍俾陳鉞參而
不以及越尋破建州夷永至封保國公陞賞優渥越聽之
乃謀於直以虜酋西犯邊 詔保國公永爲平虜將軍率
師西討越爲總督直仍監其軍令永將大兵由南路身與
直將輕騎由宣府大同俱會於榆林既至大同謀虜帳在
威寧海則選二鎮之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雪薄之虜狼
狽出戰遂破虜斬首虜四百三十七級齒男婦百七十馬
駝牛羊以數千計旗纛甲仗萬餘捷聞越遂進封奉天翊
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歲祿
千二百石予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越旣封不當復領都察

院而御史許進等上章稱越功德引王驥楊善例請仍領院事而越亦不肯就西班欲仍例大學士萬安吏部尚書尹旻而下俱許之自是益精心事汪直而陳鉞得爲兵部尚書上嘗曲宴內伶戲爲貴人裝兩手各操金鉞恣睢而前問何人曰汪太監所持何物曰兩鉞耳不仗此不能一步上笑而弗罪也當是時保國公永師至榆林甫三日無功召還尋復命越等出師至大同適虜從東山等墩入境剽掠越縱兵擊之擒十人斬首百十三級獲馬七百餘匹詔進越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復錄一子官是役也斬級少於法僅下賞而封拜橫溢則上以直在事

欲貴重之。越於是改掌前軍都督府總督五軍十二營兵馬。蓋越以文臣爵不得侯。改右班。或可得侯也。而汪直亦爲其儕所忌惡。遂復命越爲平胡將軍。直仍監其軍。駐宣府。調度擊虜。虜已退。越等請班師。不許。遂巡延綏。而虜入寇河西清水營等處。越等使遊擊將軍劉寧敗之於塔兒山。叅將支玉敗之於大眾梁。延綏總兵許寧敗之於三里塔。擒十二人。斬首虜三百十七人。功最多。虜亦創懼。不敢近邊。而捷聞。僅加祿五十石。汪直賞亦薄。尋改越征西將軍。填大同。猶與直共一鎮。大學士萬安等巧請移越帥延綏。以離之。而命延綏帥許寧填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

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既行則姦事大露上乃命給事御史論糺直八罪因併糺越詔削越官爵追誥券徙置安陸州而盡奪其諸子錦衣都指揮使等官越之敗由汪直然直尚得爲奉御一時朝十大夫雖快越之去而有謂其罰太重弗平者越最名能知人其在臺所旌拔御史屠瀟侶鍾等皆爲大官以至同列而故吏將佐多鼎貴時時稱越才弘治初赦還鄉尋上書自列寃狀會有左右之者得復左都御史致仕越居常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恤下財往來若流水籠罩豪傑不知所從入皆願爲之死機事百端閃倏變幻出沒若神鬼軍行過陝西秦三陽

宴奏伎。越語王下官爲王吠犬久矣。寧有以相酬者。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鱸使諸伎抱琵琶。捧觴侍。而一千戶訶虜。還卽召入。與談虜事甚哲。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而侑酒。卽併金卮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爲效死力。積功至指揮。其夜襲虜帳。將至。風暴起。塵鬚目。衆咸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遇虜人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爲千戶。越之在安陸。與還滌田池射獵。帳飲聲樂如故。家近京。得通於中貴人。李廣爲上。

言之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爲臺諫所論阻時西虜犯邊急
兵部言宜得一重臣時屠漸爲吏部知越且德越而中貴
人廣與之以越名上上遂許陛見上慰諭有加進太
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制甘肅寧夏延綏軍務諸鎮守
巡撫而下悉聽節制仍許以便宜行事越至卽擢賀蘭山
之別部行剽者覆之斬首捕生過當捷聞加少保太子太
傅請復哈密村以兵援其王還國疏上不報而中貴人廣
敗自殺言者皆首攻越上雖雅重之不爲報而越坐憂
悴病劇遂卒年七十四贈太傅謚襄敏祭葬如禮越之再
起欲還伯嚭竟不得而諸子多官環列者

兪州外史曰。當越時。天下咸賞其才。至於今。西北邊稱良將。毋如越者。楊一清。王瓊。方之茂如也。卓吾曰。此妙絕人。才。難有難逢。兪州識之。當稱具眼。

逸史氏曰。余聞沈先生周云。始威寧伯與保國公永帥千人。巡邊。虜猝至。主客不當。永欲走。威寧止之。爲陣列。自固。虜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虜不覺。明月乃謂永曰。我一動。虜躡擊無噍類矣。結陣示暇形也。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無軍聲。故虜不覺也。

都督王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信字君實南鄭人正統中世官寬河千戶父忠征虜北歿戰母岳氏生公半歲持節旌爲忠臣節婦已巳虜犯京師拒戰西直門功陞指揮僉事景泰六年從征五開諸蠻遷指揮同知天順五年破曹賊東市遷指揮使成化初守通州改守倒馬關移守荆襄二年石和尚劉千斤反荆襄公進據房陵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衆突至圍公主帥逗遛不援公多張旗舉火晝夜不息歷四旬餘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砲賊以爲援兵至驚走追斬有功陞都指揮同知鎮臨清兼管倉糧移鎮湖廣條陳八事又條上慎專任實倉儲修兵衛禁科罰四事十七年疏言湖廣

蠻夷雖腹中之蠹，實無能爲。但我軍奸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荆襄流通，本意逃避。徒役長子老孫，已成家業，濫加誅殺，恐傷和氣。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收穫未竟，儻謂已空。機杆纔停，布縷何在。乞選公正仁惠守令，大加存恤。濫陞官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勞，冒崇階之賞，乞查勘削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當公以格物，庶以律已。所部指揮劉斌，張全智，勇過人，力薦於朝。且云英俊之子，處心剛正，寧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攬訪，則賢才多隱。志士沈匿，陞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卽日上道，常語人曰：荷

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腑。少盡區區。公
沈毅簡重。被服儒素。出入省騎。從歷鎮大邦。不營私產。平
居默坐。展玩經史。寬袍緩帶。糲飯蔬羹。故人婚喪。傾心賑
恤。出鎮三十年。筭無華衣。廐無肥馬。鈴閣之下。寂無人聲。
子繼善從善。皆舉進士。有名。

熙朝名臣實錄卷十四

秣陵 焦 竑 輯

新建侯王文成公

事 恭陵 康陵 永陵

功第

公名守仁，字伯安，餘姚人也。父華，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公少有才名，弘治五年，與胡端敏、孫忠烈同舉鄉試。公中弘治十二年二甲，授刑部主事。十七年，復除武選主事。正德元年，劉瑾亂政，公首抗疏。瑾怒，杖公闕下，謫貴州龍場驛丞。四年閏九月，陞廬陵知縣。則瑾誅矣。十二月，入覲。陞南京刑部主事。卽月調驗封。陞署員外郎。又調文選。七年，陞考功郎。是年冬，陞南京太僕少

卿九月陞南京鴻臚卿十一年七月陞僉都御史巡撫南
贛汀漳等處公至置二匣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已
過當是時宸濠蓄逆謀江西上流山谷中劇盜出肆劫掠
焚官府篡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積至
數十萬宸濠又輒與諸賊通曲護賊十二年七月公請提
督軍務兵部尚書王瓊素苛公請上卽與公兵符改提
督在此一著是年茶寮賊大起江廣湖柳騷然上命三省會征公
首誅通賊監生吳讓十月督江西兵自南康入破橫水左
溪巢穴連戰奔桶岡十一月又攻桶岡大戰西山
界賊大潰盡殪之後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

百有奇釋其脅從千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
開道夷其險阻洲頭賊尤悍黠擬官僭號是冬峯徃旣殄
益增機險阱毒虞王師公休士歸農若不復用兵者明年
正月計擒賊魁遂進兵擊其懈連破三洲乘勝逐北大小
三十餘戰滅巢二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還師開縣置
官司堅明約束諸賊藪盡爲治境虔吉人皆立生祠歲時
祀公四月陞副都御史敍子錦衣百戶又進千戶十四年
六月宸濠反公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與縣令顧泌指心
額天誓不與濠俱生急走小舸返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
起兵討賊發檄召江西知府邢珣等又密遣謀四出投機

言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共數十萬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賊果疑四路兵至不敢出遲回半月日乃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而公兵則已大集矣即傳檄罵宸濠賊遣人密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閔念四吳十三若有約內應者宸濠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士實等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徑出蕪黃趨京師宸濠不聽公遂進兵攻破南昌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條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宸濠時攻安慶聞而解圍回顧巢穴公迎戰樵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及其子大哥當是時南京大震非公在上流疑賊賊不犯南京必走蕪黃

公既擒宸濠諸奸佞江彬等導上南巡下詔親征諸奸佞詭言巧譖百計欲去公當是時宸濠未死諸奸佞素通宸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頗有異謀畏公不敢發公深機曲算內戡凶倖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勵將士日夜如對勁敵宸濠竟得伏誅內閣大臣素惡王瓊因忌公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召兵平賊歸功瓊久之不賞嘉靖改元詔錄公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諸忌者又以錫宴勞費爲詞嗾言官論沮公不使至京未幾外艱去服闋竟不召讒誦益起屢形奏牘雖封爵賜號竟不與鐵券歲祿一時勤王有功諸臣中傷廢斥

殆盡唯伍文定得陞副都御史。庵一子千戶，公不勝憤，乃上疏再辯。爵且極論白諸有功者，竟格不行。嘉靖五年，岑猛叛，兩廣聚兵討猛，猛死田州，而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再叛，益發四省兵，嶺南大困。起公代姚鎮，公至開示恩信，班師撤旅，蘇受等自縛來歸。公薄示懲，遣歸農。刻石云：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田州石刻云：田石平，田州寧，田水漾。田山迎，府治新，千萬世，鞏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公論蘇等朝廷宥爾，宜有以報皇恩。衆皆頓首，願効死。公因八寨反側，久毒嶺表，密與蘇等約。

期日去。又先因永樂保靖土兵自嶺南還。密與領兵官約。過八寨。與蕪受等兵相犄角。徑搗其巢。或遇其前。或截其後。或張左右翼夾擊之。誅斬萬計。而八寨亦平。桂文襄素忌公言公挾詐專兵。時公病乞致仕。至南安卒。桂又言公偷宸濠攻城紀律不臧。奏捷誇張已甚。及斥公學術不端。壞士習。乞削奪官爵。上憐公功。但停恤典。子不得嗣封而已。公英敏天成。機權莫測。其用兵也。訓練嚴明。籌畫精密。對客笑談。萬衆造集。擒酋斬賊。獻凱轅門。左右尚不知也。

王世貞曰。前是守仁。上宸濠僞檄。未謂陛下在位一十

四年、屢經變難、民情騷駭、尚爾巡幸、不已、以致宗室黜者、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何特一寧王、天下之姦雄、豈直在宗室、典言至此、悚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莫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皇上宜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絀姦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跡巡游、以杜天下姦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守仁方起義師、不能難也、而

上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總督軍務、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使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春、都督劉暉、爲提督、以數千人、由江而上、抵南昌、守仁乃俘宸濠、取內道、以獻、忠奏

等使人要之於廣信。守仁弗聽。抵錢塘。遇太監張永。永時稱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永悅。守仁乃極言江西遭禍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乃曰。吾出爲羣小在。君側。欲左右調護。聖躬耳。非爲功來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先生功吾自知之。守仁乃悉以宸濠等付永。而身至京口。欲謂駕不果。會有巡撫江西之命。乃還南昌。而忠泰等前已駐師南昌。街守仁不待。故縱其卒傲守仁。欲以爲爭端。守仁厚加恩禮撫慰。卒皆悅。乃不能有所加於守仁而歸。復譖之。上謂守仁且反。獨張永保持。

傳方處。

之於是守仁請賑卹其士民，且以大水自効，語極懇切，皆報聞。世宗初，召守仁入受封，而中有沮者，謂國甫大喪，不宜舉宴賞，中道止之。特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遂歸省，尋論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父華亦得封如之。華尋卒，守仁憂居，以功高，文臣預五等爵，忌者蜂起，有目爲僞學者，有以南昌縱士鹵掠及得寧邸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初通宸濠謀，笑其不勝而背之者，言絕醜不可聞，而所封獨守仁，與吉安守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它皆名示遷，而陰抑絀之，守仁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極論白諸有功者。溫旨慰

論不聽。會守仁之所善席書與門人方獻夫黃綰皆以議
禮得幸。上力稱守仁賢而張璁霍韜等皆有所推轂。然
江西輔臣故銜守仁不但不薦猶持前論而其鄉人之忌
者至誣之。史以故推兵部。若三邊若團營皆弗果用。而最
後乃出征田州。守仁之出由張璁桂萼薦。萼本不善守仁
以璁強之。及萼長吏部暴貴喜功名風守仁取安南守仁
辭不應。楊一清雖雅知守仁會黃綰上疏稱守仁賢謂當
入輔。而又有他疏陰指一清言辭甚厲。一清亦不能無移
憾也。守仁既病上疏乞骸因北歸度大庾而革卒於南安
舟中。年五十八。桂萼因奏叅其擅離職并處置田州事宜

失當。下公卿議，僅不奪其爵，而停世襲，盡停其他卹典。隆慶初，用諫官言，乃贈新建侯諡文成，賜葬子祭，乃贈諡詞，推明爲元勳。聖學子正億得嗣爵，正億卒，子承勳嗣。

鄒魯簡曰：王公才高學邃，兼資文武，近世名卿鮮能及之。特以講學故，衆口交訾，蓋公功名昭揭，不可蓋覆，唯學術邪正未易銓測，以是指斥，則讒說易行，媚心稱快。爾今人咸謂公異端，陸子靜之流嗟乎！子靜豈異端乎？以異端視子靜，則游夏純于顏魯，而思孟劣于雄況矣。公所論敘古本大學則言傳習錄諸書具在，學者虚心平氣，反覆融玩，又當見之。寧庶人反時，又能不顧九族，身任其事，不踰旬。

朔卒平大難宣德樂安之變有如公者 景陵無羈勒之勞矣

李贄曰陽明先生在江西與孫許同時則爲江西三忠臣先生又與胡端敏孫忠烈同舉鄉薦曾聞夜半時有巨人文場東西立大言曰三人好作事已忽不見則在浙江又爲三大人矣且夫古之立大功者亦誠多有但未旬日之間不待請兵請糧而卽擒反者此唯先生能之然古今亦未有失一朝廷卽時有一朝廷若不見有朝廷爲胡虜所留者舉朝晏然三邊晏然大同城不得入居庸城不得入卽至通州城下亦如無有此則于少保之勲千載所不

可誣也。若英宗北狩，楊善徒手片言，單詞歡喜也。先遂令也。先卽時遣人隨善護送。上皇來歸，以予觀之，古唯廝養卒，今僅有楊善耳。吁！以善視養卒，則養卒又不足言矣。此皆今古大功，未易指屈。則先生與于與楊，又爲千古三大功臣焉者也。嗚呼！天生先生，豈易也邪？在江西爲三大忠，在浙江爲三大人，在今古爲三大功，而况理學又足繼孔聖之統者哉。

都督僉事劉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劉公重，字廷守，南京龍驤衛人。博雅閑將略，爲提學御史。陳公琳所器重，襲世職，卽以才能，選視龍江右衛軍政。未

慈、遷、接、船、廠、把、總、公、以、清、慎、勤、蒞、之、無、不、肅、然、大、司、馬、喬、
公、字、少、司、馬、王、公、倬、薦、陞、南、京、旗、手、等、衛、把、總、運、糧、值、
武、廟、時、江、彬、用、事、以、勢、迫、公、索、運、船、之、利、公、瀕、死、不、從、臺、
諫、薦、奉、勅、守、脩、浙、江、溫、州、等、府、地、方、到、任、卽、清、宿、弊、訪、
民、瘼、郡、人、大、悅、兩、越、月、總、督、漕、運、中、丞、陶、公、琰、特、奏、溫、處、
一、隅、漕、運、重、務、必、得、公、乃、可、拯、江、西、之、弊、陞、都、指、揮、僉、事、
江、西、都、司、把、總、運、糧、溫、處、之、人、具、狀、撫、按、乞、留、不、獲、乃、勒、
石、建、亭、民、到、今、思、之、江、西、總、運、自、宸、濠、之、亂、歲、兌、者、越、歲、
不、克、完、公、盡、心、區、畫、本、總、自、是、獨、盛、科、道、撫、按、交、章、薦、列、
推、掌、江、西、都、指、揮、使、司、事、時、巡、撫、中、丞、盛、公、應、期、知、公、公、

明每屬以疑獄多所平反公乃請依期給糧以卹軍士清
衙門宿弊以杜奸宄革吏民入司之公罰除衛所冊文之
枉解請廢府之餘材以立官衙出城濠之租稅以歸公府
善政美意不一而足時公祿入猶薄自處有寒士所不堪
者于是科道撫按薦䟽交馳士林有青菜劉及劉窮之號
當道者亦以聞之 朝廷王公守仁以總制經江西一見
卽重之奏取副叅 命未下而王公卒遂奉 勅克叅將
協同漕運兼守淮安銓注錦衣衛卽有議處船糧以免凍
阻之派皆議行言官又累論薦奉 勅陞署都督僉事掛
工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公奏增餘丁月以均

勞逸定考課以裨軍政。明清規以一衆心。疏濬江南河道。以濟糧運。折兌山縣種米。以免稽遲。凡三十餘疏。至今爲漕政良規。復患淮揚河道淤淺。奏起四府丁夫開濬。功成詔賜白金彩幣。隨選恩例。實授誥贈三代。卽具疏乞休。合屬狀留。如去溫時撫按以聞得。溫旨慰留。再疏遂改僉南京前府事。南道復薦改僉後軍都督府事。赴任歲餘乞休。復改僉南前府。甫半歲再被命克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公再蒞以來。于勞晏愈不假借。惟冀退休未幾。得解任回鄉。行李蕭然。書數卷而已。丁未。詔復起公而已。寢疾矣。公平生志意恬退。清例總兵二年當晉級。

賜玉帶、大司馬張公瓚、毛公伯溫先後欲爲公請，公皆力辭。少事父疾，極盡勞瘁，遭喪哀毀，至嘔血。弟早喪，撫其遺孤，愛踰己子。官雖廉歲，時必捐俸以贖親黨。至于却舊屬之金，于暮夜之間，還亡友之寄，于十年之後，嗚呼公之德亦盛矣。公問學該洽，議論識見，出人意表。外嚴毅而內沉靜，人不敢干以私。平生無他嗜好，不置侍妾，雖燕居衣冠端坐，無情容亦。國朝人物之表表者。

尚書王暉、昭德錄叙略云：始予友公于江閩，覩公面皦削，無渥顏，聳肩敞服，類寒士，及聽其言也，登臺纒纒，依理據法，與之上下論議古今人物事理，是是非非，無所舛謬，載

稽其績效，井井秩秩，具有倫敘，退省其私，視身飭行，毫髮無所苟。一日巡按御史蒞南昌郡學，郡學生講中庸，天下國家可均章，至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御史問諸生，若鄉人先輩誰可當此，諸生未及對，則曰：文天祥，其人也。公在坐，聞之，縮頸側面，斷斷作喉語，曾謂以專聶之行，加諸仁至義盡之夫，仁至義盡外，何處更討中庸，欠身欲起，辯同儕躡其足而止。其他應物酬事，多類此。所親或規其戇，予特竦然敬之。因與定交，晚獲同濟務于淮，濟務間多紛糾，公能熟悉肯綮，予賴裨益焉。予嘗病總漕者之不盡得人，因憶正德中運事大困，公嘗任把總，適河凍舟阻糧愆于

期公以兩葛衣夾木棉以禦嚴寒悉力經理卒免于罰漕
卒依公若父母然常是時權奸用事率以悖入之貨逼脅
漕總領俵各船而倍責其息運事困憊多緣此故公乃預
寘一棺舟中右手持刀左手招權奸狠幹言若能死犯吾
刑吾殺汝卽自殺卧棺中以明若輩之害吾軍也吾不能
內若貨以困吾軍其人愚而退然終亦不能害公談者迄
今作氣不謂公面巉削無渥顏聳肩敝服類寒士乃能爾
爾使總漕者之盡得若人焉運困其有蘓乎

僉事陳鳳訢慕縮云公字廷信少業儒有名居官廉潔不
受錢羣公推轂致位兩府初分闢江西計廩而食妻子布

衣不完。巡按穆御史相特疏薦之。有僚友比之學官家人。謂之窮鬼等語。推總漕運。上識其名。喜曰：是前窮鬼邪。亟可其奏。公夙諳利弊。與罷殆盡。士心悅服。侯勛方有寵。請公爲市南物。付運舟分載入都。以罔利。公不應。以疾請告。久之。總漕非人。復召用公。有欲得公位者。嗾言官論劾。罷歸卒。晚年祿入旣豐。輿服稍踰昔。疏乃謂其昔稱青菜。劉今爲黃金壘。人多究之。贊曰：國有大計。曰惟轉輸。旣稱利府。亦曰要樞。自靖自獻。利人足國。上友恭襄丹青麟閣。

錦衣車公

事 康陵

公名斌字益之正德初掌錦衣鎮撫逆瑾竊政遂方正大臣言官劉萑戴銑等凡數十人下詔獄公輕刑緩械曲爲申救任御史者自愬諸僚上奏時置其名彼寔他出公曰古人耻不與黨人爾得與名乃悔邪瑾令復獄詞去銑跪首權闕字公不肯謂其僚曰存此則諸君子臣節白他日昔宋鄒道卿以失原奏被害吾儕毋自爲計奏入瑾大怒又偵知公庇言官矯旨廷杖公垂死瑾誅公復任鎮撫知府劉祥與內臣相訐下公治內臣賄張雄令曲祥并賂公公不從雄陷公安置武昌感疾而卒公再用時長子死工部官贖三百金公指其兩子曰斌司刑不道天禍一于天

若受金行及此矣。公庫屋敝衣，再遭禍，怡怡若分然。崔銑曰：正德中，前則劉瑾，恣行其毒；中則張永，巧益其惡；終則張忠、張雄、錢寧、江彬，肆其愚暴，士靡靡矣。全臣節者，大學士劉公忠、尚書傅公珪及公凡三人。公前有袁彬者，以小校從。裕陵北狩，當是時，文武羣臣，或捐軀草野，或奉頭鼠竄，彬獨從。上恭謹服勞，駕還入南宮，陞試百戶。復辟後，陞都指揮，掌錦衣衛事，門達中，傷彬，調南京，達敗戍邊，召彬還。嘉靖中，劉東山之獄，錦衣王佐忠勤，廉勁有名。

總兵楊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楊銳，字進之，其先徐之蕭縣人。曾祖某，正統間，以功進南

明之
功非
楊公
年二
城
何以
不

京羽林前衛指揮使、父瓚嗣其官、掌小軍營、公自兒時有
機、弘治庚申、代父官羽林、總神機營、正德元年、掌龍江
右衛事、衛又稱敵、至是一新、二年、督造漕艘于淮浦、歲計
費有贏、御史中丞總戎、每議大事、曰、非銳不可、四年、總江
西十二衛所儲運、艘艘聯屬、比之陣法、加嚴運、無後期、凡
八年、進署都指揮、僉事、奉簡書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駐軍
皖城、求余闕城守事、曰、今日當不足憂也、九年、盡獲江賊
于蓮花洲、監司喜、以事上聞、公曰、江賊奚足憂、所虞者、
豫章耳、意指寧濠也、又謂九江爲鄱陽上流、不可恃、湖最
要害、當以九江甲左所一旅、置戍於湖口縣之高嶺、可遠

望有警可卽達也。乃繪長江圖，具事標識，凡數本，呈南京機務司馬重臣及臺院司江防者，又請造戰艦若干艘，習水戰于江上。十一年，與臺院密議兵食繕皖城，周城中多浚井。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寧濠變作，卽告變京師，先引軍設鉤距於江側，禁勿泄。二十有七日，寇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爲鉤距所破，繼至者以千數。公坐城上，與衆誓勦逆，當得大功，告郡守張文錦，俾發府庫金懸以示賞。有寇衣緋者，稱凌十一先登，公引弓中其首，其子繼登，貫其吭而死。於是懦者皆起，城上建大旗，書勦逆賊，以壯士氣。有安慶人僉事潘鵬，持黃紙衣緋擁騎至城，稱後兵數十萬，能以

城降，得不死。公語鵬曰：汝死已後，尚覩顏爲悖言乎？吾刃至矣。捕鵬家一人，腰斬棄城下。鵬乃遁去。寇爲敵樓數仞，向城有甲冑者，出關楯外，持鉤距大呼。公發矢中左腋，藥火齊發，頃之樓燬，死者不可計。八日宸濠船泊南岸，聞不克，大怒，率衆分攻五城，各首舉木爲敵，甚急。公裂方布覆紙，裹藥火千數，散投所蔽木上，火發盡棄走。火光周匝，不絕。寇無所遁。十二日，寇於北濠結木爲棧，與城接，挾兵而進。城中大驚。公曰：事急矣，乃詭以大將軍火鏡，寶石被緝，金鼓置城上，向寇。兵望見大潰，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棧絕。十六日，寇衆解體，且暑甚，渴力憊，夜斫睡去。公募善泅

者數人於船中，聞鼙聲，卽斬首，絕其纜，放之江中。又遣一二強卒突入岸上營，舉火礮，城上應之，乘勝捕殺，聲震數里。是夜宸濠浩歎出涕，舉帆順風而返，奏捷。武皇下璽書褒之，曰：十八晝夜勞苦可嘉，朕心大悅。又賜有忠勤報國戰守奇功二榜，實授都指揮僉事，克叅將，仍守安慶兼湖廣地方。公疏舉鄭公岳、胡公世寧當大用，蓋鄭嘗爲布政，胡嘗爲副使，以拒濠譴者。濠旣平，十六年，司馬部論功。進公爲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廢子評爲羽林千戶。又疏辭舉御史楊必進嘗與謀于未變時者，廷臣多賢之。安慶立生祠以祀。嘉靖元年，僉書府事，掌伸威軍營，未幾以三

關弗靖移守保定諸郡授驃騎將軍四年詔還京師保定人亦立祠生祀之至京掌立威管五年以母老乞歸養改南京右軍都督府八年制下授公總兵官鎮守遼東掛征虜前將軍印至鎮秋毫無犯士卒思奮明年改漕運總兵官掛漕運印兼鎮守淮安等處地方明年忌者有言乃罷歸南京又明年以疾卒嗚呼寧濠叛作一時討平之人可謂有社稷功矣新建伯王公守仁奪其爵大司馬伍公文定罷其官都御史張公文錦王主事冕皆遇害公位至西樞兩懸將印終老牖下復何憾哉公自立官足不及權門請託身歿囊無一錢諸子鬻衣爲葬

咸寧侯仇公

車 康陵

仇鉞江都人。世指揮同知。立功陞使。克遊擊將軍寧夏。驍
勇敢戰。正德五年。寘鐻反。鉞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從賊。與
武營守備保助者。又與賊聯姻。爲之外應。李文正曰。鉞必
不從賊。助以賊故。姻遂疑。助不用。則諸與賊通者皆懼。不
復歸正矣。白。上用助爲叅將。以鉞爲副總兵。討賊。命下。
纔數日。助疏上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
不飛渡黃河。食賊肉。謝朝廷。鉞亦稱病臥。陰約遊兵壯士。
候保助。楊英諸兵至河上。乃從中發。爲內應。俄蒼頭書童。
沒河。潛入見鉞。言諸兵已至河上。列營。鉞嗾人謂賊何錦。

宜急出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遏東岸兵，勿使渡河。鏞果出，而留賊周昂守城。鉞又稱病亟，昂來問病。鉞猶堅卧，呻吟且夕，且死。蒼頭卒起，捶殺昂，斬首。鉞起披甲，仗劍跨馬出門，一呼，諸遊兵壯士皆至，遂奪城門，擒真鏞。克總兵寧夏封咸寧伯，食祿千石。與世券仍總兵方寘鏞之變，朝廷遣張永同楊遂菴將兵出討。遂菴謂永曰：寧夏事不足平，仇鉞在彼，非久當有捷報。蓋鉞自列校，楊公識拔以起者。其蚤受知於大賢如此。七年，克平賊將軍征流賊，功進侯。與世券加祿百石。十六年，子恩病，恩子鸞嗣侯，以罪誅。

太保梁武壯公

寧 永陵

公名震、新野人、世榆林衛指揮使。嘉靖七年、陞署都指揮。命事、協守寧夏、與武營慣戰、敢先登破虜。八年、進遊擊將軍、益奮勵、士卒練訓、東西援應、有斬虜功。十一年、進副總兵、延綏。十三年、斬虜首功、歷陞都督同知。十四年、總兵鎮守陝西、當是時、關中少虜患、大同宣府、虜數入塞、殺掠吏民。十五年、陞右都督、改總兵大同、大同自五堡之役、殺巡撫張文錦、叅將賈鑑、尋又殺總兵李瑾、鎮巡每甘言煦之、稍不如意、卽反、脣瞪目、或飛章詆言、以相搖撼、公聞命、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明約束、曰、我無爾凌、爾無我叛。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紀綱、誤國。其家丁時時向鎮兵。

語曰爾敢蔑主將者恃衆耳兒郎輩無不一當百五步內恐爾不得用其衆耳自是鎮兵稍稍歛縮十六年春公率

兵出玉林川斬虜首一百四十進左都督又出黑山門猶

兒庄各斬首八十叙一子百戶十八年公鳩卒給餉修五

堡軍中不敢譁公益身先之與同甘苦五堡竟復虜不敢

近塞公率以五堡功贈太子太保公沒五堡亦旋廢十九

年二十年俺荅阿卜孩吉囊三入雲中塞直逾太原窺平

陽公不死五堡不再廢虜亦不敢輒輕入自是鴈門河東

雲中上谷殘破朝廷亦思公優與卹典贈太保諡武壯

公在邊專練家丁時時出塞劫虜營虜不敢輒近塞得虜

練家丁

督馬、盡與諸出塞劫者、以故人皆效死、趨利、虜以故益畏公、或謂公出邊起冢者、起冢律有之、謂承平時、虜牧獵爲生、不擾我邊、而我邊將撲殺邀功也、乃今虜數深入、駐帳塞上、官堡民堡十去七八、我曾搗巢否也、公卒家丁無所歸、守臣以聞、令人伍與衣糧、邊將頗得其力、

李贄曰、余所見有俞大猷、戚繼光、所聞有周尚文、郭琥、皆具將材、乃顧養謙獨以大將推俞、而謂戚只可稱名將、豈其然乎、今紀劾新書等所言、具在文、亦切約、可誦、可畏、安在其不能大將也、要當以俞戚等爲嘉靖大將名臣、而以顧養謙爲當代豪傑名將、

都督馬公

事 康陵 永陵

都督馬永遷安人。世金吾左衛指揮。好讀左氏春秋。及兵法。機警善射。正德中。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卽自稱疾篤。不隸彬。以叅將守太平。虜人塞。再創去。克總兵官。治三屯。蓋簡諸軍。散遣其老弱。聽其農市。取其庸。倍給諸健武者。健武卒咸奮習武藝。益精。當是時。漁陽一軍稱獨雄。未幾。上至喜峯口。馳馬欲出塞。永叩馬諫不可。上注視久之。顧內侍曰。此馬永耶。笑而止。朵顏酋把兒孫結諸虜邀官賞。不得。輒入塞。永迎擊。再敗之。自是效順保塞。嘉靖初。大同軍亂。殺都御史張文錦。叅將賈鑑。朝議且撫永。力言不。

可撫他日九邊效尤將有河北藩鎮之禍勅永出居庸
詩賦以流言而止跪乞宥大禮言官奪總兵寄祿南京十
二年大同軍再亂召至業已撫復還南十四年遼東軍亂
召總兵遼東十八年軍再亂以家兵捕斬軍遂定陞左都
督卒於遼遼人爲罷市哭喪過漁陽漁陽人亦哭罷市兩
鎮皆祠祀焉永爲將善調虜情先知所從來及衆寡因勢
設伏以故虜往往失利去善養士卒同甘苦又善知人所
獎拔列校皆拔起爲方鎮云

都督沈公

事 永陵

沈希儀其先臨淮人也廣西馴象衛世指揮使未弱冠已

能馳馬、手搏賊、征永安盜、陷淖中、騰而及於陸、三酋前趨、之希儀、捩頸以過鏢、排右足、讓刀、顧射鏢者中、決項死、又掣刀、斫首於鏝間、斷其頰、車又射其弩首、竟却其追兵、而還、遷都指揮僉事、荔浦賊八千人行剽歸倉、卒部五百人往扼之、蛟龍滑石兩灘、相去數里、希儀曰、滑石灘狹、行引繩、乃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濶、衆成列、難圖矣、吾欲奪其濶而致之狹、伐岸竹、揭岸上、編筏以爲絲、頃刻成數百旗、插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以疑賊、賊果趨滑石、且半渡、發伏擊敗之、遷都指揮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姚督府鎮、奏行誅、召與計曰、歸順岑璋、猛嬖翁也、當助猛、奈

何希儀能素得土官陰事。曰：瑋女失寵而瑋心恨，猛貌合耳，是可使擒猛。何謂助乎？督府復曰：猛乘上流勢，擁兵下如建瓴，邕梧危矣。奈何？希儀曰：是不足憂。土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爲叛者懼誅耳。豈有遠志乎？督府又慮猛且走交南，曰：猛走交則閉不能歸，彼豈無慮哉？於是分五哨進師。希儀將中哨當工堯，工堯隘而糧盡，乃潛渡江，詣左哨將乞糧，請并兵攻工堯。左哨以分地爲解，希儀笑曰：兵糧吾自足。試君心耳。還夜分軍三百人緣山上繞出，工堯背而煮餘糧爲稀糜食，士合戰，戰疾力而所遣軍則已立幟工堯山頂矣。賊大驚，遂入隘，得其積粟，食軍乘勝攻田。

州初歸順岑璋素信希儀使圖猛則遣兵二千人陽助猛
精卒千人名護女實爲間官軍得工森則先囂工堯破猛
出走則擁入歸順左哨將知之壓歸順境索猛歸順斬他
區首以獻而先一日希儀已獻猛梟軍門矣督府議設
流官希儀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兩賊行合從且復起
不見聽而田州果叛後竟復土官田州乃平擢右江叅將
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五里卽賊巢軍民至無
地可田而城中兵弱不足任前守劉璉殪於賊希儀至賊
士氣破賊訶者耳目偏官府卽聞關中稍動色賊在谿洞
數百里外趣知希儀至頃令熟徭恣出入嬉遊城中而求

得與徃通商販者數十人厚撫之使爲詞於是賊動靜聲
息願徃徃爲我所先得所鷓勦風雨來去每出勦卽肘腋
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軍立集聽令曰出某門旗頭
卽引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自不知頃之劄營賊衆至
戰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賊寇他所官軍又已
先在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軍又未嘗不
在賊驚以爲神卽官軍亦不知希儀何自得之也所鷓勦
必其剽異縛管繩爲記無妄殺於剽賊巢得婦女牛畜果
鄰巢者悉還之惟陰助賊者還軍立勦曰若奈何陰助賊
戰或刀弩而門矚者曰罰若牛五若奈何刀弩矚我師於

是賊誓服無敢陰助賊及門闖者嘗欲勦一巢乃佯卧病所部入問病謝不見明日入問希儀起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卽起出獵去賊一二里而止營軍中乃知非獵也最後計擒其尤黠猾善戰者支解之四懸城門見者股慄常以其雨凄風天冥冥夜察諸賊所止宿散遣人齋火若砲衣毳帽與草同色潛巢賊中夜砲舉賊大駭曰老沈來矣挈妻子蒲伏山頂兒啼女咷徃徃寒凍死或觸崖石死妻子相怨汝作賊何利至此明詔之則寂無人所散遣出他巢者亦然他巢大驚已相聞愈益驚陰詔之則老沈固在察府不出也自此賊膽落或易面爲熟徑而

柳城有一童子牽牛行深山無敢調者矣後熟徃既伏公
威信調征他巢雖懼警不敢不往甚而大雨徃懼失期汨
溪水以應要有溺死者論者以爲自廣西爲將韓觀山雲
之倫能使徃不爲賊比希儀則能使徃人攻賊前此未有
也思恩奏設流官而州數反側不靖已聞滄有子曰金在
鎮安益河州首楊留者在賓州乃辭去曰留小主人在請
往希儀時方憂思恩聞留言則大駭以金去賓州近而留
應之且爲賓州憂賓州危則廣右之咽喉立梗矣乃婉色
好語謂留曰是岑濬第九子耶我徃征田時固聞之因作
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留已呼留入密室要賂

卽得賂行爲金復官留乃大信且出復呼入曰韋貴徐五
今分將思恩必警金善防之於是金果將五千人因留以
見門者懼走報請無納希儀罵曰金本土官子非賊奈何
不納則引入厚結之又引以請兵衛隨盡散其五千人卒
縛金而思恩復寧當是時非深計賓州幾失希儀在柳度
十三年移淑澹後總兵貴州會北虜入寇詔屯宣大未
幾署都督總兵江淮已復調廣西貴州在江淮饑販之警
幾絕然天雨輒苦創痛數在告已還廣西瓊南五指山熟
黎本馴順畏法知州邵澹者黷貨虐使之而黎叛兵八年
不休希儀言于督府曰法家斷獄必分首從今諸相煽從

逆者如虎投筭勢不可釋。它諸夷疑而勦之則傷仁。撫而勦之則墮信。莫若徇鳩其首惡。首惡平諸異志者。褫魄矣。是公以生賜萬州也。都御史必進聽之。而黎平進都督同知。賜金幣。改貴州入銅平。巢甚竒。然秘不告人人。人亦莫知也。希儀膽勇機警。善撫諸人。爲耳目者。實不失頃刻。嘗染危病。所部卒。至自戕於神前。以禱。穿手刺股。痛毒諸體者。皆徇最後者一人。至以箭穿喉。其得士如此。唐太史願之言。余宦游得當世名將數人。比馬永梁震西何卿南希儀震與卿。千未之識。而識希儀。永永魁瓌長偉。見人頽首下視。寡言笑。希儀短小精悍。目炯炯。燭人議論。磊落激發。皆

所謂偉男子也。故撰次其事，希儀謂余言當世固多良將，患在牽掣齷齪，不能展。嗟夫！若希儀猶爲未盡其用哉。

都督俞公

事 永陵

俞大猷，其先鳳陽人，世爲泉百戶。髫髻亂時，輒倜儻以豪傑自命。家酷貧，日不能再爨，顧誦讀不輟，銳意文事。已父卒，襲官，學騎射，輒命中。從李良欽學擊劔，盡其術。益悟常山蛇勢，以爲兵法。數起五猶，一身五體，雖將百萬之兵，固可使合爲一人也。嘉靖中，登會舉高等，以千戶守金門，上書部使者言兵部使者呵辱之，奪官。大猷笑曰：此豈吾自見地耶？遂盡鬻其家，遊京師，以書干毛尚書、伯溫、翟侍郎、鑾。

翟得書驚歎禮之驚一軍然終不盡用乃奉勅守汀漳遷廣東都司會安南叛人入欽廉爲寇諸司議募陸兵大猷曰賊由海來獨當以海舟破之若專備于陸賊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彼逸我勞非計也乃多集海舟以擊之連破之永安萬寧而安南函賊首以獻倭難作大猷以南直隸副總兵戰賊平望王江涇六金壩皆連捷而提督尙書張經以視師趙文華言論死大猷坐落職奪祖官於是東南之禍日亟復浙直鎮守而大猷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於陸兵蓋倭奴長陸戰令樓船高大集萬銳其上倭船遇之輒摧歷焦爛固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

以短擊長、而以長制短、且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舟勝小、以多勝寡耳、于是用舟師戰、而舟山積歲不除之賊、皆勦、盜王直者、徽人也、以亡命入海、據烈港、勾倭夷貿易、爲逋逃主、天子以連歲倭變劇、皆直故、必得之、至勤精裡、責督府胡宗憲、令必得自効、大猷言、直在海島、能以繒物誘倭來、在彼國、則一逋逃夫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直誅不誅也、若誘之來而殺之、則失信、且何以示後、盍請諾、宗憲不聽、誘以來、天子聞得直、則大喜、詔殺直、於是宗憲恚失信、怏怏曰、吾爲俞帥笑矣、而挈倭聞殺直、焚舟殊死戰、大創、入掠閩、宗憲懼、乃奏言、大猷違節制、不窮

追以爲解而大猷速詔獄謫戍邊饒平民張璉反僭名張
官流陷江閩諸州縣詔諸道合師二十萬討之而大猷
遷南贛將時胡宗憲已奉詔兼督江廣矣聞璉出行剽
下檄言賊棄巢出此自投死其連擊大猷前以違節制見
劾幾得罪欲言恐禍及欲不言恐敗事已乃曰吾豈以一
身之禍忘國事哉乃具言璉雖離巢出劫其妻子財寶乃
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聚衆自救譬之虎方逐鹿
熊據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感之如拉朽
矣且三省會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圍走哉
於是引兵萬五千人疾走栢嵩嶺瞰璉巢賊果歸保巢而

大猷出擊俘斬者千餘。於是潛使說璉黨執璉，已爲兩廣
帥所奪。或請訟之。大猷曰：賊惡其不滅，豈必在己。丑日班
師，不殺一人以示信。陞副總兵，賜璽書，加節鉞，命控制江
湖闡廣四道兵。加祖官一級。會倭陷興化，大猷自贛晝夜
馳赴之。駐秀山，都督劉顯駐明山，而都督戚繼光提浙兵
未至。上怒督府失泉城，責戰急而閩士夫又洶洶急功。
大猷念賊且萬人，能戰入死地，官軍數僅相當。若迫城而
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饑，彼逸我勞，一挫而東南之事去
矣。不若列營以用之，彼欲攻，柵以遮，則彼虛我實，彼勞我
逸，彼饑我飽，而我師特一之，可使子無遺，且速戰勝亦

可遁負亦可遁此賊之利也遲戰則我兵日多守益固而賊日益困敵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於是星布兵營畫地鑿溝令東西通而列柵其上賊挑戰不動閩士夫訟共訴病之已竟殲賊諸將各加秩而大猷止賜金幣蓋閩士夫業已爲流言聞之朝矣倭三萬寇潮州與盜吳平相犄角爲廣患詔移鎮湖廣羣盜憚大猷名競出降吳平雖不能堅決然亦詭殺倭自放遂與倭人絕於是大猷請於督府都御史吳桂芳曰韃賊以出邊爲生路山賊以歸巢爲生路今潮兵驅賊入益深益深則益以同耳是死路也當大集精兵十圍五攻無使片甲得還如兵力阻若不勝又

散之令得遁去則遷曠日又爲勞費無已也於是將漳兵二萬以來果破平而御史以招吳平爲大猷負坐免官都御史爲抗言於朝乃得留二源山表千里賊據峒如蜂房水窩介三郡六縣之間而雲溪尤固大猷曰此當誘而聚之者也遣王鸞者盛駟從克裨將爲死間賊得鸞自安而大猷日發兵擊旁諸巢之未下者以趣之諸巢果聚雲溪以緩討乃陽言誅李明過雲溪巢賊出牛酒犒兵滇東兵悉集擊破之於是賞先登酬死間而東峒遂平桂芳上其功云董五哨十萬之全師如奕棋着着先手剪三郡六縣之妖逆如振落次次割平以爲方叔元老之猷云大猷

爲將事先必周慮萬全。旣事往往爲善後長久之畫。爲人
易簡無町畦。而有容善忍。以忠厚自任。重然諾。功則稱人。
罪則稱已。參將楊克寬罪抵死。大猷力爲當道言。克寬忠
勇慣戰。請保任不効。甘同罪。詔獄時。妻子寄食甚窘。百戶
鄧城亦就逮。適有遺數百金者。立與之。諸推較楊弘舉。曾
清之倫。皆大聲疾呼。期必用。後皆爲名將。禮布衣士爲上
賓。平生蒞官。誓衆陳師。鞠旅一決于理。雖支干孤虛雲物
氛祲。堪與竒遁兵家。以爲務者。未嘗一訊焉。譚侍郎綸與
書言。綸近對人言。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
威。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謂小知。誠如霍子孟。任如諸

葛亮大如郭子儀忠如文文山毅如于肅愍可以托孤寄命則公之大受然也公精誠當不以老衰不爲時變哉蓋信重如此而士大夫稱平閩浙功最者往往推威將軍繼光

都督同知萬公

事 永陵

萬表字民望別號鹿園居士浙之寧波人公生有異相玉色方頤額有三文風神炯炯忼慷多大節相者奇之曰異日當名高天下讀書一目數行下年十七襲衛指揮僉事志在鵠起不事家人業晝習騎射夜燒燭讀書揭孔明寧靜澹泊四言座右曰大丈夫經營天下如武侯然何能類

首傳求出問會計乎。庚辰武舉中式。石學士閱公卷。以爲
奇。置第一。衆以所對多忤時語。稍抑之。尋授都指揮。督全
浙糧運。晉視浙江圖策。南都坐管錦衣。已爲漕運叅將者
二。漕鎮總兵掛印者二。及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書。皆
以宿望爲當軸。所推轂。公歷漕旣久。國計絀。麻河溝通塞。
祖制及時敝。當復當釐靡不明習。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
舟竝阻。議者謂黃河改流。公著論折之。力言漕河惟用洗
汶沂泗諸泉。足以濟。正統十二年。黃河決滎陽。入漕河。潰
沙灣入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
東。至徐入漕。必蹶濬。而黃水始來。稍稍與清合。至正德六

年黃始盛來衝決方黃河來衝時清河狹淺水固易盈沿河設淺鋪每年轉運無滯也今二洪舊堤宛然可見但向者黃河漫漫一旦水落石出清河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洪達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堤坊原備河衝入爲漕害今二洪以下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至䟽濬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爲藥也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至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去衛河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公議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計三百八十里尚書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建閘爲費不貲以彼棄七十

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故。蓋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水合。二水合。則衝決非常。誰能障之。此會通之運。誠永利不可易也。若干衛輝置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今由渦河達陽武。歷七十里。輸于衛輝。其勢甚易。如昔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中梗。又可爲備變一策。海運雖極險遠。第浙中海船於遠。皆能通之。松江與太倉通泰州。有沙船。淮安有海船。船皆由海至山東。蓬萊貿易云。離天津不遠。若以於江太倉近海。歲糧厚。與雇直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諸。爲事變之備。又一策也。太倉則例。每糧一石。耗七升至槩斛。若輕齎之羨。以遠運卒。故卒

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廢削四出，人不聊生。公憤曰：此其患不獨在貧軍，而且移之國計矣。大者疏，小者議。累累百千萬言，且極陳本折通融爲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內一帶荒田，重農薄賦，爲漸減歲漕之地。尤根本。至論識者避之。歲甲寅，海上倭亂起，公散家財募死士，奮欲往擊。會以都督僉書南京中府道，經姑蘓，與倭遇，嬰門楊涇橋。公率所募及少林僧，躬冒矢石，挫賊鋒，身中流矢，不爲止。遺書于子曰：我家世以戰功死王事，乃我獨持文墨議論，身不任兵。今晚年增一箭痕，不亦美乎？時賊據七國八圍，爲巢。我軍數戰不利，公謂巡撫周公琬：賊據內

地、久、近、賊、處、民、不、得、力、田、適、負、日、多、催、科、敦、迫、相、率、而、去、
為、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請、蠲、積、逋、懸、賞、格、使、就、中、
作、計、以、携、其、黨、兼、下、募、兵、令、土、著、之、恂、等、客、兵、則、人、人、樂、
歸、如、得、士、千、卽、賊、滅、千、人、也、以、較、用、他、兵、孰、利、議、行、歸、者、
寢、衆、賊、寢、衰、乃、進、兵、賊、懼、夜、遁、殲、之、海、上、焚、餘、皇、若、干、內、
地、稍、延、因、作、海、寇、議、所、爲、計、蓋、甚、具、賊、方、蜂、屯、諸、島、而、歛、
王、直、者、以、號、雄、魁、其、首、爲、衆、其、跡、鹵、可、誘、而、縛、也、薦、鄞、人、
蔣、洲、孫、惟、遠、使、爲、開、導、人、雅、善、直、其、家、坐、通、番、逮、約、獲、直、
以、贖、且、以、上、賞、許、之、日、強、聒、當、路、前、未、及、行、而、公、卒、後、總、
督、胡、公、宗、憲、卒、遣、洲、使、豐、後、山、口、諸、島、渠、魁、立、致、東、南、晏、

然一時謂爲奇功不知皆公本謀也公策夷情洞如指掌而論北虜尤人所未發嘗曰古夷狄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爲之用而能突入者夫華夷異類居處寢食絕不相同豈甘心棄衣冠爲犬羊役哉不得已也比年虜入太原殺掠慘毒上厯九重之憂中外章疏類多擊截之計所薦用者大都善戰善陣之人而於籌邊固本之道則置而勿論夫善戰善陣之人急於截殺乃一時救變之事如醫家所謂急治其標者也每督諸鎮之兵日幸一擊虜以爲功而他不少暇顧然卒不能禦如病者屢投逐邪發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爲其所傷乎古方製參蘘飲發表逐邪

必用人參固本者，深有爲也。且諸邊自將權移，而邊政日廢矣。自屯田益法壞，而邊儲日不克矣。邊儲不克，而士卒殍死者衆矣。殍死者衆，而士心日益離矣。士心日離，叛亡日衆。凡叛亡之卒，虜皆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孳息。士俗漸宜，心無變反，而後用爲向導，故地里之迂近，兵力之強弱，貨財盈虛，人心離固，將帥勇懦，事勢難易，皆得預知之。而諸邊飢餒，劬瘁之卒，聞先叛亡者，幸少湏臾無死也，輒相繼以亡，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深可憂耳。夫虜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邊日夕營營，以目前爲事，何暇爲邦本計乎。此所謂決陂以取魚，圖一朝之利者。

也。先是庚戌虜闖入塞內，傳大都，公聞之，日夜束裝爲行計。曰：吾世受國恩，今憂及君父，豈臣子安卧時耶？尋事定乃已。公少嗜玄學，已而閱內典，獨契于心。關西釋自然者以苦行鍊磨，得悟絕學，公與語大悅之。自是參究不輟，一日披衲入伏牛山，曉行見日升，忽大悟。嘗言學貴真悟，語言精切，不離見解。又言世論克已，淺之乎！其論顏子也，夫○爲○養○而○格○性○命○之○理○人○心○罕○能○視聽言動而溺焉，已也。視聽言動而止焉，已也。視聽言動而不溺不止焉，亦已也。禮者中也，卽吾之性也。仁之體也，不可絲毫容易于其間也。是故無思無爲，感而遂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克之至也。一日與羅達夫論道于臨江，達

夫躍然而歸、遺書云、自間教後、舟中終日忻忻、若出樊籠、見大世界、若入巨海、見龍宮藏、舉手動脚、無非道妙、其相契如此、公雖超詣獨往、而諄諄導人以實行、謂夫子教人文行忠信、至命與仁、則罕言之、吾曹抗首談性命、而自愧於倫物、得無爲跖者嗤耶、爲文敏給踈暢、直寫胸臆、所著有學庸志略、論語心義、孟子摘義、道經贅言、九沙雜言、玩鹿亭稿、及纂經濟文錄、灼艾集、玩錄亭詩抄、濟世良方、玄門入道資糧、山中集、諸書行于世、公薄田僅供饘粥、諸爲德于鄉、如建橋賑飢、不可指數、歷官四十年、家無餘財、餅鉢蕭疎、與野衲偕遊、見者不知其爲名將也、嘉靖丙辰、正

月二十六日無疾端坐而逝是夕大星隕于庭光射數丈

都司戚公 事 康陵

戚將軍景通字世顯定遠人其先百戶祥以喀地戰死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景通長幹脩髯類關壯繆既世官踐更京師常席地讀書當暑不輟劉瑾結豪傑為逆陰遣人遺席帽約曰某日發難著此者為劉景通且日為黃冠遁去將率六郡良家子赴不測瑾敗乃還青州賊李琪反據蒙陰山王副使良臣分部擊之弗克景通微得琪與姦民出入狀將數十騎往跡琪夜至伏姦民舍旁遂禽琪頃之

劉賊起河北橫行山東景通移守鄒以七百人往入門告
母而遂行師出平度道中忽遇賊人曰賊衆我寡盍避諸
景通曰彼卒遇我夫安知衆寡且成師以出義不避難陳
以待賊擊卻之遂入鄒登陴誓衆嚴守備一日帥輕騎過
孟子庄賊大至列陳如前邀賊遊騎擊殺之賊復遁先後
累數十捷卒保境嘗六月過戰場僵屍枕籍衆皆掩鼻不
欲近景通曰偉哉國士名與骨俱香吾誠得與同遊九原
無憾矣爾曹頗病之邪騎過沮澤中率先下得休其餘力
遇賊輒有功兵罷以軍政掌印部使者舉孝廉陞江南運
糧把總至則祛積弊卻羨餘比輸太倉故有甯籥之弊客

以告作色曰景通自結髮事君壹勿欺吾寧受簿責毋寧
自欺已輸倉不中計對簿度支當降級所部張千戶者懷
廩金三百餽之景通笑曰吾以不欺受罪願納廩金爲欺
耶事白復官戚勲以總督備倭至欲引將軍爲同姓景通
謝曰先世故姓倪載在勲府卽自附璽書之謂何卒却之
拜總督備倭陞山東都司僉書陞大寧都司掌印河間治
河久未底績屬爲植不踰月而告成大寧缺僉書一人部
署匈奴內附者景通言安榮可榮奉百金爲壽目攝之曰
吾薦賢故薦君以此相加則吾薦非也榮慙而退奉詔
坐神機營母聞貞節年老矣請終養從之仍支俸山東便

奉給景通白首子舍。每上食，率諸子女弄雜前，卽不當母心。蒲伏請受杖。母有疾，夜叩北辰，請身代。居喪毀，斑白始有。子曰：「繼光，繼光，蒸履過庭，將軍大詬曰：『童子何知蒸履？』必錦衣，錦衣必肉食，爾父清白，必不爾饜。爾他日將養，亦伍以自封。既知爲外氏所遺，卒裂蒸廢，勿着。居第垂二百年，始改作，命綺䟽四戶，列兩楹，間工請益，綺䟽十二。景通曰：『使吾無得罪於先世，猶聚族於斯，四戶足矣。不然，此且不保。』季年，晝策帶胡，累數百牘，其後趣繼光受職京師，病革，猶問吾所上檄胡封事，上納之乎？未耶？垂絕，令人納楮幣，衷中瞪目曰：『我平生不索人錢，冥司必不受我錢。』悉

出之。乃賔。後繼光著戰功。爲東南名將。繼光字元敬。世稱
戚少保。云幼而狎聞。多推奇。隆準方頤。鼓而鷹揚。英氣勃
勃。旣舞象折節。爲儒以經術著。旣冠。奉父命。上勲府。襲世
官。待次司馬門。善相人者。目逆之。將軍春秋三十六。乘鉞
專征。不五等。則三孤矣。庚戌待試武闈。匈奴大入。部列城
守。簡材官戍九門。少保條上便宜。部當其議。山東歲遣治
兵使者。部六郡良家子。春秋入戍。少保任中軍。從務輯衆
心。一軍皆服。使者推轂進督。備倭都司。尋轉浙江都司。僉
書。會倭難甚少。保上練兵議。其略曰。無兵而議戰。亦猶人
無臂而格于將。乃今烏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戢。吾不知其

可也。聞義烏人其氣敵愾，其習慄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宜可鼓舞。及今簡練訓習一旅，可當三軍。督府乃檄少保，亟募三千人，假以節制，別以什伍，起于丘乘，兵寓于農。第西北地夷，宜得地利，南而走險，不利並驅。乃間長短兵，夾振而進，隊立一人爲長，偏則伍之，兩則什之，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名鴛鴦陣。居無何，卒服習矣。督府請補浙東參將，分部台州。辛酉，島夷入台州，賄旌旗，皆辟易。所嚮以全取勝。其年江西告急，督府檄少保西行。旣捷，露布以聞。軍聲益振，頃之閩寇張甚，分壘爲三窟，一據橫嶼，一據牛田，其酋長壁莆嶺南，出沒焚掠，因而塞路，沃野不耕，廣叛。

兵乘亂出入，賦若無人。少保以督府命部兵八千往，自橫嶼趨牛田，俘馘立盡。他夷部繼至，截先登者五之三。其二突圍南奔，窮追絕跡，勒功平遠臺。少保既班師，大司馬趙公代督府，發浙餉，馬少保募精兵萬人，閩望援兵如望時。雨，兵至，寇相蹂踐而死，屍以澤量。當戰，務釋俘囚，蠲脇從。首功居多。隆慶初，虜陷石州，東薄昌黎，用廷臣議，召譚司馬戚繼光入，策備邊。總戎上書備陳七原六失四弊，大較言兵制西北什倍東南，虜馮積威劫邊人，邊人望風而靡，戰將率糜軍費，秦外舍兒視虜飽歸，尾而鵬勦，掩老靡爲功級，既費而賞有差，刳殯首以當雄飛，彼自以爲得計。

借曰當戰、鮮不唾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臣嘗試之、東南請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部募三千丁壯、部將將之、合爲四營、營各五部、每營立一裨將、爲之連衡、總攬折衝、則主將專制、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堂堂乎可格虜矣、長驅出塞、務令咋指而避、窮廬、迨其非時、則大舉討罪之師、逐北而虛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銷兵、坐致富強、則百世之利也、部持可否未決、既譚公出就督府、命總戎督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同、矣者謂太阿之柄、不假武人、第易總理于時、諸主將不用命、視總理猶寓公、無厩宇、無人徒、無供億、督府言不

便狀則又以總理專任薊門卽不易銜而練兵之議寢矣
又言薊當肩脊幸而任臣無多言在薊言薊塞上周垣
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瑕比年通圮通修滋費無益請更版
築諸戍土畫地受工跨墻爲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
爲三層臺宿百夫械噐餼糧具在虜至則當陴以守退則
番休第力詘未能舉靡先築千二百座薊人多木彊律之
軍正將不堪請募南中入教者一軍以倡勇敢督府上其
議許之始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而待命郊外自朝日雨
甚至于日中軍容益壯總于山立邊將大駭將軍令固如
是乎既相要害程功能部署臺垣之役工力藉班軍則以

南兵爲渠長薪木取諸塞外其餘則以益樵蕪少保巡工
介弟爲植少合則課殿最宴賞決罰有差黥督益以壯麗
獻功不旬月告成事是役也縣官僅發十萬緡經費考工
足當百二十萬復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戍之議立車營出
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鞞爲方陣步騎二旅中藏之遇
虜乘陣火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則步兵出轅下鉅虜馬
排擊之虜却而奔則縱騎兵乘勝逐北慮師不宿飽復益
輜重營以從有發則南兵當選鋒入衛兵策應主兵戍守
踐更者任轉輸首分數次形名次技擊次步伐次偵邏次
鄉導次批擣次遮擊次追襲次俘馘次首功軍政畢張無

不以律比年東西虜謀入犯西酋得薊狀恐巫卜不祥遂
謝東胡款關入貢部言虜數苦薊比修內備不戰而伐虜
謀卽軍正無所課功其功上上薊方不得入梁益且將求
多總理故以參將入闕進副將再論功最進中軍署都督
同知克總兵入薊擁總理虛名秩如故及江陵當國上
遣右司馬出行邊于時大閱薊門十六萬之師畢至營伍
必整旌旗火鼓必齊約束必堅號令賞罰必信右司馬躬
入者營驗諸械器履諸閱登諸臺垣歷諸亭障周覽諸
闕聞比還報悉以狀聞既畢使謁江陵上輔兵議江陵則
以征伐自天子出其如主幼何既而以修薊功進左

都督其加秩。少保兼太子太保。其階則特進光祿大夫。及江陵物人言波及少保西禪將起記室。少保知翼而就之。乃陰布蜚語京師。傾少保而自代。始移鎮南粵。虜入黑峪。閩人願亟召還。不得請。則勒石頌功德。尸祝之。少保度嶺南。任疆事。如二鎮。踰年疾作。得謝還。登州少保歲散千金。徇客急。歸而暴折。卽延醫治病。且無資。以丁亥。蜡日卒。先是任子恩。皆學。童孺或識。得指揮僉事。